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「雍也篇」第十九章。

【子曰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。好之者不如樂之者。】

「《論語》一書若沒有錯字，沒有考據，沒有爭論，就比較好講。你們從《論語》要學行為，學文字，不必穿鑿附會。」這是雪廬老人在這章書一開頭首先講我們學習《論語》就是學行為，學文字就不必去穿鑿附會。

「知、好、樂三者，這一章講學問的事，其餘的事可以類推，不必多說。有人說：好是好道，研究的道理也有很多類，這樣說不究盡，可以類推，不可穿鑿。」就是對好（音浩）這個字不可穿鑿附會。如果好（音浩）是好（音郝）道，那這個講的就不究竟了。

『子曰：知之者不如好之者。』「對於學問，有人是為求知的」，就是知識，「因為不知道而求知道，有這一種人物」。對於學問方面他有求知的心，不知道為什麼，他要求知道，這個學問要學就得問，向人請問，有這樣的人。「還有一種人對事情漠不關心，重要的事或者與你有關係的事才問，但是哪一件事與你沒有關係？衣食住有關係嗎？還有很多事都有關係。今人的毛病，即使與你有關係也漠不關心。事實上現在沒有關係，未來就有關係了，人們卻一切事馬虎。不關心就不肯求知，模模糊糊。」雪廬老人依這章書講，有人跟他有關係的他才會去知道、了解，跟自己沒有關係他就不了解了。但是現在沒有關係，未來就會有關係了，現在還有人甚至跟自己有關係他也還是不關心，那跟他自己沒有關係當然他就更不會去求知，一切事都馬虎。那不肯求知，他就模模糊糊的。

「有一類人為求知而學，所謂人莫不飲食也，鮮能知味也，想求知就不錯了。從前女子一定會做菜，今人就不一定會了，你會切肉嗎？實事上切肉必須內行。人生必須的事，都要去求知，能求知就已經比不知者強多了。」

「但是知是知道了，卻不知其所以然矣，然，是知道這件事該怎麼辦，隨喜或者可以，要獨立就不行了，這是因為雖然知道卻不知其然。」

『好之者不如樂之者。』「好之者，好與知不同，沒有見到這個事，只是聽到這回事就喜好，那必然往這裡求。若是見聞以後才願意幹，是已知其然，但是其中有什麼好處還說不上來。」

「樂之者，對這件事歡喜、高興。為什麼能夠如此高興？因為有了興趣。為什麼有興趣？因為知其所以然。做一件事只要有樂趣，就放不下。」

「你們學問不進步，就在不樂上。顏子好學，而且是貧而樂，樂便放不下。你們見人學問好，想要比人高，不能坐著不學，就想比別人高。對一件事情，有樂趣就放不下，所以全在放不下」。

「書也不好講，必須圓解，吾說放不下這並沒有圓解。佛家不是說要放下，這又如何講呢？圓解的人，一切都放得下，也是一切放不下。所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這是一切放下。又說要淨念相繼，又說：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，這是放下？還是放不下？聖人只講原則，學者應當圓解。」所以雪廬老人講這個道理放下、放不下，引用《心經》：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。《心經》講的，這是一切放下；我們念佛法門，有淨念相繼，要提起佛號，提起這句佛號，放不下，不能放下。放下跟不放下，聖人只講原則，我們應當圓解，要圓融的去理解，這當中才不會出現一些矛盾。

「俗話說：整瓶不動，半瓶搖動，學問不能一知半解，道聽塗

說。人之患在好為人師，你們的學問太淺，說了害人。」

「漢宋儒者各有長短，你們知道其中的長短嗎？漢儒的長處在於按訓詁規矩注解，不妄作聰明。宋儒的短處就是漢儒的長處，宋儒也有長處，否則不能支持到今日。宋儒自己說他們的注子是微言大義，吾不贊成，但是明清的儒者為什麼也有贊成的？所謂微言大義，不能只看朱子的注，另外還有程明道、周濂溪、邵康節、王陽明的書，你們見過嗎？這些人的注子都沒有這個毛病，為什麼？因為他們有學佛。周濂溪起初是學佛，有佛門大師（案：即東林常總禪師）跟周濂溪說：佛家如今興盛，不乏人才，你可以去弘揚儒家，以佛弘儒。周濂溪是第一位以佛弘儒，到二程才貢高我慢，學佛卻不肯說佛。像程門立雪的典故，本來是出自禪宗二祖的故事，程頤採取來用，他白晝就寢，讓楊氏、游氏在門外立雪。本來是佛家的事，程頤卻自己倣效。若吾所辦的事，都是創舉。凡是人家辦過的，吾就不在後頭跟著。寧為雞前，不為牛後。好事吾不辦，壞事吾更不辦。」

「《集解》說：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，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。這一個篤、一個深字，很重要、很好，不必囉唆說其他的。」

「賭博的人明知是假，即使傾家蕩產仍要賭，明知被騙，是假的，仍要賭，樂此不疲。所以若能樂道，就不怕死了。這一點可以自己悟。」這是雪廬老人給我們講這個書，他是保留一些，他沒有講得很明白，讓我們自己去悟。就保留一些讓我們自己悟，若講得很清楚，我們就自己不用心去悟，這就不能真正得到心得。所以這章書就是要學習、要求知，要能夠有好、樂。

這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

